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九十三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一百二十四

岳飛子雲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貫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為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

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
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
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
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為時用其狗
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
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偽為商入
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
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

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

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畧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教采樵

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橐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

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
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
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
澤為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柞
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閭勅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
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
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藝四端而舉
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

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
為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
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黃善圍陳州
飛戰于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授真刺史杜充將還建
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
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
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
騎劫憲臣犒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

守建康金人與成合攻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
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
瓌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
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烏珠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
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
用者結以恩遣還今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
駐軍鐘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
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烏珠攻常州宜興令

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傳慶追破之又遣辯士馬臯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于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烏珠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烏珠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烏珠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為要害之地宜選兵靜

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烏珠歸飛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營于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兼知秦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塾為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

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
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以沙洲
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于
南霸橋金大敗渡百姓于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
不敢近飛以泰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
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
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
請自為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

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
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
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
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飛
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
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
降偽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
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

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
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
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為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
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
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
慶討擒之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
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
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

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
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强則肆暴力屈則就
招苟不略加勦除蠶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
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柰
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
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
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
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

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

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
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
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
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
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
悉衆至雲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酋
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
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

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
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
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
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
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
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
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皋皆隸焉偽齊遣李
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

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為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偽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

州飛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
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
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
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
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
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人所愛惟子女金
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
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

苟行營田其利為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戮敵兵時
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
金將劉合貝勒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
潰劉合貝勒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
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
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
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
最為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

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為襄陽府路
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
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烏珠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
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偽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
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
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
集流亡為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宗信
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

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
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
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
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
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
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
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
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

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若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璉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

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

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
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
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
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
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臯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
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
為軍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
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獲賊舟千

餘鄂渚水軍為沿江之冠詔兼蘄黃制置使飛以目疾
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
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大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
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
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為京西南路提
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
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
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

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
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
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
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
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
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
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
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

岳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甚聞詔即日啓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偽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

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
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
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
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
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
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蹕疾驅甫百里
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
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

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鄺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
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畧又手疏言
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
國尼堪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
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
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
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
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荅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

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
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
德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
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
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
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
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
視事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艷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

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為念耶
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
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為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
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
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
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
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固人心以曲直為老
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効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

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
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酈瓊
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
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飛知劉豫結尼堪而烏珠惡
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烏珠謀者飛陽責之曰汝
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
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
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

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烏珠事因謂
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剗股納書戒勿泄
諜歸以書示烏珠烏珠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
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
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
請閒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
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
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惜相臣謀國

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讎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偃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埽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令飛馳援。飛遣張憲

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
乃遣王貴牛臯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畧
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
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
其軍長驅以闕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
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
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
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

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烏珠大懼
會龍虎大王議以為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
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
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烏珠怒合龍虎大王蓋天
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
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麋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烏珠有
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
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

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烏珠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烏珠益兵來部將王貴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烏珠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烏珠壻夏金吾副統軍尼堪索索董烏珠遁去梁興會太

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
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烏珠等皆令老少北去
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僊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烏珠
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烏珠遁
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
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
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思孫琪等
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

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
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
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
兀術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
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
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
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覲崔虎葉旺等皆率所
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忤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

受飛旗牒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
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
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
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
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
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
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
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盃運糧草以

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
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
從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烏珠
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烏珠
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
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
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烏珠悟遂留飛既歸所得
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

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諜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
兵破敵烏珠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
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
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
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為敵
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
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
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

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為得體烏珠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

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
飛聞命即行速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耻楊么
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
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誅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
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
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為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檣
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
城俊欲修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

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昌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烏珠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

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畧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岳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

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
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高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
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
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為
言高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
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
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
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

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產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儂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

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驪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

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為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

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為姦賊而鄙之尤檜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均為國家何分彼此世忠嘆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為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

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
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為純州至是
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
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
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
五子雲雷霖震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羸官
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手握

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
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曹辯之始遷武翼郎
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
榮廉則廉矣未得為公也奏乞擢異數飛力辭不受嘗
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升一級
男雲遽躡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潁昌大戰無慮十
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為赤以功遷忠州防禦
使飛又辭命帶禦器械飛又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

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復元官以禮祔葬
贈安遠軍承宣使雷忠訓郎閣門祗候贈武畧郎霖朝
散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大中大夫初飛下獄檜令親黨
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
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彙次凡出師應援
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為籲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
卷上之震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霆修武
郎閣門祗候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
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
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
梁之朱僊鎮有詔班師飛自為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
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
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
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嗔目曰自
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

哉嗚呼冤哉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考證

岳飛傳嘗問用兵之術曰仁知信勇嚴○臣蒲封按岳

武穆御軍記征羣盜過廬陵託宿廛市質明爲主人
訊埽門宇洗除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于郊師行
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曰已雜偏裨去
矣其嚴肅如此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九十四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劉錡

吳玠

吳璘

子挺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
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
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宣和間用

高俅薦特授閤門祗候高宗即位錄仲武後錡得召見
奇之特授閤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為隴右都護與夏
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宣撫陝
西一見奇其才以為涇原經畧使兼知渭州浚合五路
師潰于富平慕洵以慶陽叛攻環州浚命錡救之留別
將守渭自將救環未幾金攻渭錡留李彥琪捍洵親率
精銳還救渭已無及進退不可乃走德順軍彥琪遁歸
渭降金錡貶秩知鄆州兼沿邊安撫紹興三年復官為

宣撫使統制金人攻拔和尚原乃分守陝蜀之地會使
者自蜀歸以錡名聞召還除帶御器械尋為江東路副
總管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解潛王彥兩軍
交鬪俱罷命錡兼將之錡因請以前護副軍及馬軍通
為前後左右中軍與游奕凡六軍每軍千人為十二將
前護副軍即彥八字軍也於是錡始能成軍扈從赴金
陵七年帥合肥八年戍京口九年擢果州團練使龍神
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十年金人歸三京

充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所部八字軍纔三萬七千人
將發益殿司三千人皆攜其孥將駐于汴家留順昌錡
自臨安泝江絕淮凡二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風拔
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未至五
月抵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與將佐舍舟陸
行先趨城中庚寅諜報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
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
錡曰可矣時所部選鋒遊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相去尚

遠遣騎趨之四鼓乃至及旦得報金騎已入陣錡與規
議歛兵入城為守禦計人心乃安召諸將計事皆曰金
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
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
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
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今
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
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

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
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
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
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劒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
今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
躬自督勵取偽齊所造癡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
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
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壬寅金人圍順昌錡豫於城

下設伏擒千戶阿克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褒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與清等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特授鼎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

旨沿淮制置使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
於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
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
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
也命折竹為詔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
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
人者聞吹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
退軍老婆灣烏珠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過淮寧留一

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聞烏珠至會諸將
於城上問策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
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況已挫賊鋒軍
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烏珠
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
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
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
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

汝遇敵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烏珠問之對如前烏珠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驚車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烏珠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烏珠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

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烏珠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為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者飲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將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烏珠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烏珠烏珠一動則餘無能為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

食羊馬垣下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
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
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
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搏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
死闖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
餘乙卯烏珠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
時烏珠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
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

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錡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初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

元是左護軍本無鬪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故錡
兵力擊之烏珠平日恃以為强者什損七八至陳州數
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乃自擁衆還汴捷聞帝喜
甚授錡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沿
淮制置使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
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謹
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鷄犬聲兀
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錡以

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
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
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烏珠可擒汴京
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七月命為淮北
宣撫判官副楊沂中破敵兵於太康縣未幾秦檜請令
沂中還師鎮江錡還太平州岳飛以兵赴行在出師之
謀寢矣十一年烏珠復簽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
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

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俊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臯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湏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路橋卧槍而坐會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烏珠以鐵騎十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人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之敵大敗

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
即退走錡駐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時並命
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錡以順昌之
捷驟貴諸將多嫉之俊與沂中為腹心而與錡有隙故
柘皋之賞錡軍獨不與居數日議班師而濠州告急俊
與沂中錡趨黃連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
中欲進戰錡謂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
徐為後圖諸將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

又謂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後不從命
沂中與德將神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
遲明錡軍至藕塘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已入宣化
錡軍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錡曰楊宣撫兵安
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語俊無恐錡請以步卒御敵宣
撫試觀之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
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
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遂設三覆以待之俄而

俊至曰諜者妄也乃戚方殿後之軍爾錡與俊益不相
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梁上餘
皆逸錡見俊俊怒謂錡曰我為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
吾軍錡曰不知宣撫軍但斬劫砦賊爾俊曰有卒歸言
未嘗劫砦呼一人出對錡正色曰錡為國家將帥有罪
宣撫當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
師俊沂中還朝每言岳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秦檜主
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荊南府岳飛奏留錡掌兵不

許詔以武泰之節提舉江州太平觀錡鎮荆南凡六年
軍民安之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閑乃命知潭州加
太尉復帥荆南府江陵縣東有黃潭建炎間有司決水
入江以禦盜由是夏秋漲溢荆衡間皆被水患錡始命
塞之斥膏腴田數千畝流民自占者幾千戶詔錡遇大
禮許奏文資仍以其姪汜為江東路兵馬副都監三十
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數十里不斷
如銀壁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為江淮浙西

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八月錡引兵屯揚州建大將旗
鼓軍容甚肅觀者嘆息以兵駐清江口金人以糧裹舡
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錡自楚州退軍召伯
鎮金人攻真州錡引兵還揚州帥劉澤以城不可守請
退軍瓜州金萬戶高景山攻揚州錡遣員琦拒于阜角
林陷圍力戰林中伏發大敗之斬景山俘數百人捷奏
賜金五百兩銀七萬兩以犒師先是金人議留精兵在
淮東以禦錡而以重兵入淮西大將王權不從錡節制

不戰而潰自清河口退師揚州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之南留兵屯瓜州錡病求解兵柄留其姪汜以千五百人塞瓜州渡又令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專防江錡遂還鎮江十一月金人攻瓜洲汜以克敵弓射却之時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師江淮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義問督鎮江兵渡江衆皆以為不可義問強之汜固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洲分兵東出江臯遂趨瓜洲汜先退橫以孤軍不能

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左軍統制魏友後軍統制王方
死之橫汜僅以身免方諸軍渡江而北也錡使人持黃
白幟登高山望之戒之曰賊至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
則舉黃幟是日二幟舉踰時錡曰黃幟久不舉吾軍殆
矣錡憤懣病益甚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
督舟師與金人戰允文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
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
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召諸闕提舉萬壽觀錡假都亭驛

居之金之聘使將至留守湯思退除館以待遣黃衣諭
錡徙居別試院錡疑汜累已常懼有後命三十二年閏
二月錡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賜其家
銀三百兩帛三百疋後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
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
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錡莫
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世傳
錡通陰陽家行師所避就錡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屋

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以致是變云

吳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干人父葬永洛城因徙焉少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進義副尉稍擢隊將從討方臘破之及擊河北羣盜累功權涇原第十將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斬首百四十級擢第二副將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出大慶關畧秦

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守麻務鎮命玠為前鋒進據
青溪嶺逆擊大破之追奔三十里金人始有憚意權涇
原路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金人攻延安府經畧使王
庶召曲端進兵端駐邠州不赴且曰不如蕩其巢穴攻
其必救端遂攻蒲城命玠攻華州拔之三年冬劇賊史
斌寇漢中不克引兵欲取長安曲端命玠擊斬之遷忠
州刺史宣撫處置使張浚巡關陝參議軍事劉子羽誦
玠兄弟才勇浚與玠語大悅即授統制弟璘掌帳前親

兵四年春升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金師羅索與薩里罕長驅入關端遣玠拒于彭原店而擁兵邠州為援金兵來攻玠擊敗之薩里罕懼而泣金軍中目為啼哭郎君金人整軍復戰玠軍敗績端退屯涇原劾玠違節度降武顯大夫罷總管復知懷德軍張浚惜玠才尋以為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轉忠州防禦使九月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湏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都統制

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
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
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至輿柴囊土
藉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
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
謂玠宜退守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
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
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

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
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數年然後止紹興元年金
將默埒自鳳翔別將烏魯舍赫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
和尚原烏魯舍赫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
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
戰大敗移砦黃牛會大風雨雹遂遁去默埒方攻箭箬
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始金人之入也玠
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

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願為用張浚錄其功承制拜明州觀察使居母喪起復兼陝西諸路都統制金人自起海角徂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羅索死烏珠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鷄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官軍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垕以待金兵至伏

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烏珠中流矢僅以身免張
浚承制以玠為鎮西軍節度使璘為涇原路馬步軍副
總管烏珠既敗遂自河東歸燕山復以薩里罕為陝西
經畧使屯鳳翔與玠相持二年命玠兼宣撫處置使司
都統制節制興文龍三州金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
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
李彥琪駐秦州晚僊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
綴關師古薩里罕自商於直擣上洋三年正月取金州

二月長驅趨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薩里罕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人千銀得士五千將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關饒風諸軍不支遂

潰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劉子羽退保三泉築潭毒山
以自固玠走三泉會之未幾金人北歸玠急遣兵邀于
武休關掩擊其後軍墮澗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金
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
三郡而失不償得進玠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州
制置使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僊人關先是璘在和尙
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僊人
關右殺金平剏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烏珠薩里罕

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為二烏珠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

層積敵踐而登薩里罕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
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
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
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
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
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
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以郭震戰不力斬之是役也金
自元帥以下皆携孥來劉夔乃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

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
留計自是不妄動捷聞授玠川陝宣撫副使四月復鳳
秦隴三州七月錄僊人關功拜檢校少師奉寧保定軍
節度使璘自防禦使升定國軍承宣使楊政以下遷秩
有差六年兼營田大使易保平靜難節七年遣裨將馬
希仲攻熙州敗績又失鞏州玠斬之玠與敵對壘且十
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
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

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金人請和帝以玠功高授
特進開府儀同三司遷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
聽節制遣內侍奉親札以賜至則玠病已甚扶掖聽命
帝聞而憂之命守臣就蜀求善醫且飭國工馳視未至
玠卒於僊人關年四十七贈少師賜錢三十萬玠善讀
史凡往事可師者錄寘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
本孫吳務遠畧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
恩虛心詢受雖身為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

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
貴撓之玠死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者璘曰璘從先兄
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
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
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常見與之角逐
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
卒不若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
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

之與之為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
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晚節頗多嗜欲使人漁
色於成都喜餌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方富平之敗秦
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棘微玠身當其衝
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謚武安作廟于僊人關號
思烈淳熙中追封涪王子五人拱扶撫擴揔拱亦握兵
云

吳璘字唐卿玠弟也少好騎射從玠攻戰積功至閣門

宣贊舍人紹興元年箭筈關之戰斷默埒與烏嚕舍赫
兵使不得合金人遁璘功居多超遷統制和尚原關軍
馬於是玠駐師河池璘專守原及烏珠大入玠兄弟以
死守之敵陣分合三十餘璘隨機而應至神垵伏發金
兵大敗烏珠中流矢遁張浚承制以璘為涇原路馬步
軍副都總官升康州團練使三年遷榮州防禦使知秦
州節制階文是歲玠敗於祖溪嶺時璘猶在和尚原玠
命璘棄原別營僊人關以防金人深入四年烏珠薩里

罕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闊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阻隘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修第二隘璘冒圍轉戰會於僊人關敵果極力攻第二隘諸將有請別擇形勝以守者璘奮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走也吾度此敵去不久矣諸君第忍之震鼓易幟血戰連日金兵大敗二將自是不敢窺蜀者數年露布獻捷遷定國軍承宣使熙河蘭廓路經畧安撫使知熙州六年親置行營兩護軍璘為左護

軍統制九年升都統制尋除秦鳳路經畧安撫使知秦
州玠卒授璘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時金人廢劉豫歸
河南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以
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璘帥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
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
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
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屯控其要害逮其情見力疲漸圖
進據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

屯延安以守陝既而胡世將以四川制置權宣撫司事
至河池璘見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爾
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
集關隘不葺糧運斷絕此存亡之秋也璘家族固不足
恤如國事何時朝廷恃和忘戰欲廢僊人關於是世將
抗奏謂當外固歡和內修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
接近兵官賀仔諜知薩里罕密謀曰要入蜀不難棄陝
西不顧三五歲南兵必來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發取

蜀必矣敵情如是萬一果然則我當為伐謀之備僊人
關未宜遽廢魚關倉亦宜積糧於是璘僅以牙校三隊
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備世將尋
真除宣撫置司河池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
路軍馬薩里罕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
後遠近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廊延惟璘隨世將在
河池世將急召諸將議惟涇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參
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僊人原璘厲聲折之

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乃遣渥之涇原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于石壁砦敗之詔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璘以書遺金將約戰金呼紐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李師顏以驍騎擊走之呼紐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三將及女真百十有七人薩里罕怒甚自戰百通坊列陣二十里璘遣姚仲力戰破之授鎮西軍節度使升侍衛步軍都虞候十一年與金統軍胡蓋戰刻

家灣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初胡蓋與習不祝合軍
五萬屯劉家園璘請討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
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
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
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
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
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
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東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爾

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二將遇遂用之二將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為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仲及王彥銜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將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

更休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
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驛
書詔璘班師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
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十二年入覲拜檢校少師階
成岷鳳四州經畧使賜漢中田五十頃十四年朝議析
利州路為東西路以璘為西路安撫使治興州階成和
鳳文龍興七州隸焉時和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常如
敵至十七年徙奉國軍節度使改行營右護軍為御前

諸軍都統制安撫使如故二十一年以守邊安靜拜少保二十六年領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改判興州渡江以來未有使相為都統制者時璘已為開府儀同三司故改命之三十一年金主亮叛盟拜四川宣撫使秋亮渡淮遣合喜為西元帥以兵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璘即肩輿上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畧制置使王剛中來會璘計事璘尋移檄契丹西夏及山東河北聲金人罪以致討未幾

兼陝西河東招討使璘以病還興州總領王之望馳書告執政謂璘多病猝有緩急蜀勢必危請移璘姪京襄師拱歸蜀以助西師凡五書未報璘已力疾復上僊人闕三十二年璘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虢陝華惠逢取熙河或久攻不下或既得復失竟無成功金人據大散關六十餘日相持不能破仲舍鞏攻德順已踰四旬璘以知夔州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於瓦亭敗之璘自將至城下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浴

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預治黃河戰地斬不用命者
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
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
人益奮搏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
天大風雷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
父老擁馬迎拜不絕璘尋還河池四月原州受圍璘命
姚仲以德順之兵往援璘自趨鳳翔視師諸將雖力戰
敵攻益急增兵至七萬五月仲與敵戰于原州之北嶺

仲敗績初仲自德順至原由九龍泉上北嶺令諸軍持
滿引行以盧士敏兵為前陣所統軍六千為四陣姚仲
兵為後拒隨地便利以列與敵鏖戰開合數十會輜重
隊隨陣亂行敵兵衝之軍遂大潰失將三十餘人始璘
出師王之望嘗言此行士卒銳氣不及前時仲年來數
奇不可委以要地及仲至原璘亦遺仲書謂原圍未即
解且還德順書未達而仲敗璘亦無功還尋奪仲兵欲
斬之或勸而止械繫河池獄孝宗受禪賜璘札命兼陝

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璘策金人必再爭德順亟馳赴
先下而完顏悉列等兵十萬餘果來攻萬戶豁豁復領
精兵自鳳翔繼至璘築堡東山以守敵極力爭之殺傷
大半終不能克時議者以為兵宿於外去川口遠恐敵
襲之欲棄三路遂詔璘退師敵乘其後璘將士死亡者
甚衆三路復為敵有拜少傅隆興二年冬金人侵岷州
璘提兵至祁山金人聞之退師遣使來告曰兩國已講
和矣會詔至俱解去沈介為四川安撫制置使與璘議

不協兵部侍郎胡銓上書語頗及璘璩抗章請朝上親
札報可未半道請罷宣撫使及致仕皆不允乾道元年
詣闕遣中使勞問召對便殿許朝德壽宮高宗見璘歎
曰朕與卿老君臣也可數入見璘頓首謝兩宮存勞之
使相踵又命皇子入謁拜太傅封新安郡王越數日詔
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府及還鎮兩宮宴餞甚寵璘入
辭德壽宮泣下高宗亦為之悵然解所佩刀賜之曰異
時思朕視此可矣璘至漢中修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

項民甚便之三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師追封信王上震
悼輟視朝兩日賻賜加等高宗復賜銀千兩初璘病篤
呼幕客草遺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下毋棄四川毋輕
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璘剛勇喜大節畧苛細讀史
曉大義代兄為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
名亞於玠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强者繼
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馮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
二篇大畧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

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
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
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尅近以
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為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為
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係乎
臨機知兵者取焉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
雅量無英槩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金亮璘竊憂之
剛中不以為然錡果無功以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

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
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子挺

挺字仲烈以門功補官從璘為中郎將部西兵詣行在
高宗問西邊形勢兵力與戰守之宜挺占對稱旨超授
右武郎浙西都監兼御前祗候賜金帶尋差利路鈐鐐
改利州東路前軍同統制繼改西路紹興三十一年金
人渝盟璘以宣撫使總三路兵禦之挺願自力軍前璘
以為中軍統制王師既復秦州金將合喜貝勒介叛將

張中彥以兵來爭挺破其治平砦已而南市城賊亦倚
角為援轉戰竟日挺令前軍統制梅彥麾衆直據城門
衆弗喻彥亦懼力不敵挺督之彥出兵殊死戰挺率背
嵬騎盡易黃旗繞出敵後憑高突之敵謹曰黃旗嵬至
矣遂驚敗挺不自為功狀彥第一士頗多之璘亦引嫌
併匿其功擢榮州刺史尋拜熙河經畧安撫使明年挺
被檄與都統制姚仲率東西路兵攻德順金左都監空
平涼之衆以援合喜又遣精兵數萬自鳳翔來會仲駐

軍六盤挺獨趨瓦亭身冒矢石衆從之金人捨騎操短
兵奮鬪挺遣別將盡奪其馬金衆遂潰挺勒兵追之禽
千戶耶律糾堅貝勒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懲前勦悉兵
趨德順璘自秦州來督師先壁於險且治夾河戰地金
人果大至挺誘致之至所治戰地盛兵蹙之敵不能支
一夕遁去鞏州久不下挺以選鋒至城下諸將咸曰西
北坡阨地易攻若分兵各當一面宜得利挺曰西北雖
卑而土堅東南並河多沙礫善圯且兵分則少以少當

堅城可得而下乎乃命悉衆擊東南陬不二日樓櫓俱盡夜半其將雷千戶約降黎明城破以功授團練使又以瓦亭功授郢州防禦使孝宗即位加璘兼陝西河東路招討宣撫使璘慮敵必再爭德順至自河池金人果合兵十餘萬列柵以拒有大將引騎數千睨東山璘命挺領騎迎擊却之遂據東山築堡以守敵不能爭乃益修攻具為大車闕戰士其中將填隍而進挺命掄大木植中道車至不得前拜武昌軍承宣使尋加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熙河路經畧安撫使中軍統制時年二十
五會朝廷主議和詔西師解嚴父子遂旋軍乾道元年
升本軍都統制三年以父命入奏拜侍衛親步軍指揮
使節制興州軍馬璘卒起復金州都統金房開達安撫
使改利州東路總管挺力求終喪服除召為左衛上將
軍朝廷方議置神武中軍五千人以屬御前命挺為都
統制挺力陳不當輕變祖宗法事遂寢拜主管侍衛步
軍司公事挺每燕見從容嘗論兩淮形勢曠漫備多力

分宜擇勝地扼以重兵敵仰攻則不克越西南又不敢我以全力乘其弊蔑不濟者帝頗嘉納淳熙元年改興州都統拜定江軍節度使初軍中自置互市於宕昌以來羌馬西路騎兵遂雄天下自張松典榷牧奏絕軍中互市自以馬給之所得多下駟挺至首陳利害以聞乞歲市五百匹詔許七百匹始武興所部就餉諸郡漫不相屬挺奏以十軍為名自北邊至武興列五軍曰踏白摧鋒選鋒策鋒遊奕武興以西選至縣為左右後三軍

而駐武興者前軍中軍營部於是始井井然四年入覲
除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密修皂郊堡增二堡繕戎
器儲于兩庫敵終不覺十年冬特加檢校少保成州西
和歲大侵挺力為振恤諭總賦者分軍儲以佐之全活
殆數千萬蜀自諸軍宿師凡廩賜官率糴三之一視價
高下給之名曰折估隨所屯地相為乘除歲久屯他徙
廩賜不易舊至有同部伍而廩相倍蓰者挺裒為中制
上之光宗即位御筆獎勞而西和階成鳳文龍六州器

械弗繕挺節冗費庀工徒悉勦為之御軍雖嚴而能時其緩急士以不困郡東北有二谷水挺作二隄以捍之紹興二年水暴發入城挺既振被水者復增築長隄民賴以安詔問備邊急務即建增儲之策由是糧糗不乏四年春以疾乞致仕詔加太尉卒年五十六贈少師開府儀同三司挺少起勲閥弗居其貴禮賢下士雖遇小官賤吏不敢怠忽拊循將士人人有恩璘故部曲拜於庭下輒降答之即失律誅治無少貸璘嘗對孝宗言諸

子中惟挺可任孝宗亦曰挺是朕千百人中選者歲時問勞不絕被遇尤深厚光宗賜內府珍奇以示殊禮子五人曦其次也曦仕至大尉昭信軍節度使以叛誅見別傳

論曰劉錡神機武畧出奇制勝順昌之捷威震敵國雖韓信泚上之軍無以過焉或謂其英槩不足雅量有餘豈其然乎吳玠與弟璘智勇忠實戮力同心據險抗敵卒保全蜀以功名終盛哉挺累從征討功效甚著有父

風矣然玠晚頗荒淫璘多喪敗豈狃于常勝驕心侈歟
抑三世為將釀成逆曦之變覆其宗祀蓋有由焉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考證

吳玠傳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

須其弊而乘之○

臣人龍

按張魏公三戰本末畧浚

謀大舉召端問之復謀之玠玠以宜守要害以待其
弊然後可以徐圖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
方急不得不為是耳此數語乃張浚謀牽制金人之
本意張浚吳玠等傳俱不載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考證

謹案卷三百六十五第四頁後六行飛乘亂縱擊
刊本乘訛衆據續綱目改

第十四頁前八行張俊欲棄盱眙按張浚傳浚遣
張俊屯盱眙俊畏敵欲為退避之計故下文云
張浚力沮其議刊本俊訛浚今改

卷三百六十六第七頁前三行又以鐵騎分左右
翼刊本騎訛錡據監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徐大豐